



风城走笔

见龙桥

朱文彬

江上，摇摇晃晃漂来一条船。
滩石高耸，惊浪滔天，声若雷霆。船头上，伫立良久的玉面少年扯声问：此是何处？
甘竹滩。身后的乌衣人答。
是了，甘竹滩，食人滩，人去尸不还。玉面少年喃喃不已。
主人也知本地的土话？乌衣人吃惊。
怎么不知？玉面少年仰天长叹：左滩，右滩，左右为难啊！
船身战栗，江水颠狂。少年的心中，又怎么止得住内心深处的翻江倒海？

那是三月十八的黄昏，父皇急宣，少年惊慌随太监进殿，见到父皇空洞洞的目光，眼角泪痕未干，往日气宇轩昂的伟岸，萎顿成落叶的凄惶。父皇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急叫：敝衣！敝衣！
宫人慌手慌脚地捧上一身破旧的衣服。父皇颤抖着一双手，将少年的华服一一解下，帮他换上粗布衣衫，系上衣带，说，慈儿，你今日是太子，明日就是常人。自今往后，隐姓埋名，藏匿民间，遇见老人就叫老爹，遇见中年人就叫叔、叫伯，如能

保全性命，他日来报父母仇。别忘了我今天说的话！去吧，去吧！
一去即是永别。次日，少年听闻父皇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少年无言地哭了。少年永远也忘不了，父皇那张枯蒿的脸。只是，父皇也料不到，他所托付的三个太监，一个随他奔赴黄泉，另两个，亲手将太子献给了李自成。
少年不屈。少年不食。然李自成终没有杀死太子。不久，吴三桂引清兵杀至，李自成不敌，挟太子败逃，途中，少年得幸逃脱。
“看！我父亲！”
少年随乌衣人所指望去，只见一两百米开外的右岸上，伫立着一老者，在他的身后是黑压压的人群。
正是久违了的太子太傅黄士俊。正月，父皇刚封黄阁老为上柱国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宣诏复出主持台阁机务，出任宰相，可未及赴任，甲申事发。
太师！少年一声呼喊，泪如雨注。
多少话要跟恩师说啊，这一路千里逃亡，这一场家国大厦轰然倾圮的闹剧，这一次次的生离死别，真像一

场梦啊！多少荣华富贵，锦衣美食，宫廷宝殿，俱付云烟啊，俱付云烟！如今举目无亲，只有这陪伴多年，教自己知书明理的状元恩师，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哪！幸得恩师运筹帷幄，派人将自己解救出来，终于逃出了生天！
“不好，有清兵！”
少年一震。转眼随乌衣人所指望去，只见一两百米开外的左岸上，黄旗飘飘，战马嘶鸣。
正是多尔衮的部下，一路追杀而来的铁骑兵。
苍天哪！父皇哪！少年仰天长啸。
惊涛骇浪，雷霆万钧，正是甘竹滩最险要处。向右，是右滩，是恩师，是状元宰相黄士俊和他的宗族乡亲；向左，是左滩，是多尔衮的部下，嗜血成性的铁骑兵。
少年知道，连黄河、长江都抵挡不了铁骑，更何况这小小的甘竹溪？若登上这右岸，这方圆百十里的左滩、右滩，全都会被斩尽杀绝，荡为平地。
甘竹滩，食人滩，人去尸不还。左滩，右滩——左右为难哪！

恩师黄阁老曾经的叙聊，如今在少年耳边盘旋萦绕。
少年明白，自己在这世上一日不死，铁骑大军就一日不会停止追击，战乱就一日不会终结。如果大明家国还有救，当然要奋力一战，然而事情已经不可为，事到如今，也只剩最后一条路了。
少年不禁又想起了父皇。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若不是老死的，就是被人杀死的，哪有自尽的皇帝？父皇悲情，慨而赴死，想来父皇也是一个有理想、有骨气的人哪！
父皇！孩儿不孝，今生报不了父母仇……父皇！孩儿愿随父皇而来，从容赴死，以救天下苍生！
少年颤抖着一双手，将身上的衣带解下，随后脱去粗布衣服，露出一袭素净的白衣。
江风猎猎，衣袂飘飘。白衣少年，风神龙采，那春葱似的手爪一拱揖，向着右滩朗声道：
太师，顺天明德，这一方水土，真是好地方哪！借我这清甘冽冽的甘竹溪，我要好好地洗个澡！
语毕，一个纵身，跃入江中。
明太子慈烺，享年一十有六。

多尔衮部下的铁骑兵命村民在甘竹滩日夜搜寻，一无所获。村民说，甘竹滩，食人滩，人去尸不还，这甘竹滩的江水据说流入大洋里，要找到落水者的尸身，恐怕要到爪哇国去找喽。
清兵退，未曾踏足右滩，方圆百十里的左滩、右滩得以保全。
翌日，左滩浮现少年的尸身：脸白皙嫩相，庄严和穆，美若神仙，手爪如春葱，脚胫骨成双。
村民惊奇：甘竹滩，食人滩，人去尸不还，怎么，这少年的尸身还在？
这哪是人，这分明是龙太子哪！村民恍然大悟，纷纷跪拜。
翌年，甘竹滩畔，于少年尸身浮现处，建起了一座石拱桥，名曰“见龙桥”。

而对岸的右滩，垂垂老矣的状元宰相黄士俊，早已从黄氏大宗祠走出，几经委曲求全，终于来到顺德县府所在地大良，登上清晖园的留芬阁，将奏章、著作付之一炬，足下不楼，至死不踏清朝之地。数年后，黄士俊在留芬中去世，享年八十有五。

顺峰山下的守望

梁晓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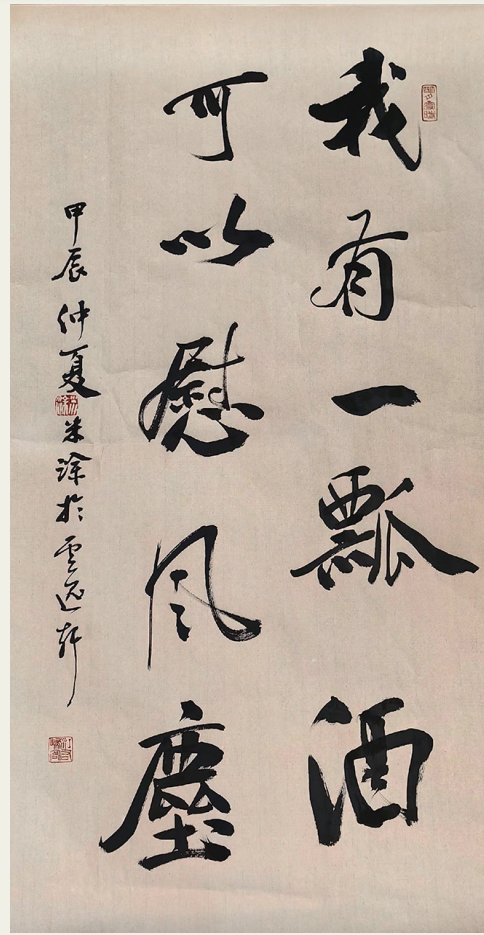
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划破天际，整座城市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祥和中，我与战友们已如往常一样，来到顺峰山公园执勤。
顺德，是享誉世界的美食之都，顺峰山公园更以“中华第一牌坊”闻名遐迩，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守卫这片美丽的名胜园区，是我们日常勤务的重要内容。巡逻守卫之外，更多的是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每当游客走失迷路、财物丢失，我们就是他们最先想到的依靠。
“我8岁的孙子走丢了，找了十几分钟都没找到，警察同志，请你们一定要帮帮我们！”“五一”劳动节一早，阳光暖暖地洒在五行桥牌坊前，我和战友伟文正全神贯注地巡逻。突然，两位老人神色慌张、脚步踉跄地跑来，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烁，眼神中满是恐慌与无助。我快步上前，语气温和而坚定：“老奶奶，别慌，我们一定能找到孩子！”随后，我仔细询问孩子的体貌特征，从发型、身高、体态，到五官、衣着、鞋履，不放过任何细节。拿到老人手机里孩子的照片后，我立即联系公园广播室：“各位游客请注意，走失男孩身穿橙色上衣、黑色裤子，身高约1.35米，请大家留意……”同时，将孩子信息发送给周边巡逻警力。我和伟文默契对视，迅速兵分两路——他朝顺峰山马拉松跑道前端跑去，我则奔向跑道后端。仅6分钟，我就在宝林寺附近的跑道上看到了那个小小的身影。当我们把小杰平安送到老人面前时，老奶奶激动得双唇颤抖，泪水夺眶而出。
每一天，我们身着藏蓝制服，穿行在顺峰山公园这如诗如画的山水间。哪里响起求助的呼唤，哪里就有我们匆忙却坚定的脚步。
端午佳节后，阳光透过树叶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光影。执勤时，一对青年男女神色匆匆跑来：“警察姐姐，我们放在草丛旁的黑色挂包不见了，里面很重要的摄影器材……”原来，他们是省电视台的摄像记者，为拍摄素材来到这里。拍摄时，他们将装有镜头等财物的挂包放在路边草丛，专注拍摄两小时后，回来却发现挂包不翼而飞。“包里的东西对工作太重要了，都是电视台的财物，请你们一定要帮忙！”了解情况后，我们立即带他们前往公园管理处。在管理处办公室，我们一边紧盯着监控屏

幕，手指在操作台上快速操作；一边通过对讲机通知园内警力，描述挂包特征与丢失地点。经过20多分钟排查，终于查明是环卫工人清理垃圾时，误将靠近草丛的挂包当作垃圾收走。好在发现及时，当记者们看到失而复得的财物，眼眶瞬间泛红。
在顺峰山公园，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如一首无声的诗，在岁月长河中静静流淌。晨曦微露，阳光洒在顺峰山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间，映照着我们这支藏蓝队伍巡逻的身影。我们的脚步丈量着公园的每一寸土地：蜿蜒的小径、葱郁的树林、热闹的牌坊广场、静谧的湖边……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都熟悉得如同掌心的纹路。
烈日炎炎、游客如织时，我们坚守岗位，为迷路的孩子找到家人，为中暑的老人送上清凉。一声声焦急的呼喊，换来的是我们耐心的安抚与迅速的行动。汗水浸透衣衫，却浇不灭心中守护的热忱。每一次调解纠纷、打击违法犯罪、为游客排忧解难，都源于我们心中那抹藏蓝的责任与担当。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穿梭在人群中，警惕的目光扫视着每个角落，防范潜在的危险。当万家灯火渐次熄灭，顺峰山下依然有我们守望的身影。无论风雨交加，还是阖家团圆，我们的脚步从未停歇，只为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安心与温暖。
作为大良派出所的一员，我们的工作既有调研文秘、公关宣传等内勤事务，也涵盖巡逻清查、保卫执勤、护学站岗等外勤任务，绞尽脑汁地策划构思，动作敏捷地敲打键盘，行走穿梭在大街小巷，确保活动现场秩序井然，为孩子们筑牢安全屏障……事务虽繁杂，却都承载着我们从警的初心与使命。

顺峰山公园，不过是大良街道辖区的一隅。在这片82.47平方公里、素有“凤城”美誉的土地上——华侨城的繁华盛景里，清晖园的古朴庭院中，华盖里步行街的熙攘人潮间，万象汇的璀璨灯火下……同样的藏蓝身影，同样的坚定守望，同样的暖心救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们，如同点点繁星，散落在凤城的每个角落。无论酷暑严寒、白昼黑夜，那一抹藏蓝始终坚守，以赤诚之心守护安宁，书写着平凡而温馨的故事，永不落幕。



水乡墨韵



韦应物诗句 米涂 书

征稿启事

《清晖苑》是顺德融媒旗下《珠江商报》开设的文艺副刊，以“传承顺德文脉、展现岭南风情”为宗旨，聚焦本土文化，彰显文化活力，展现文艺实力，是广大文艺爱好者绽放风采的舞台，交流切磋的平台。为了共同耕耘好这一方文艺田地，现向社会公开征稿。

一、栏目设置及要求

- 凤城走笔：为文学专栏，刊发展现顺德民俗、工业、美食、文旅等岭南文化及水乡风韵的文学作品，包括小小说（2000字以内）、散文（1200字以内）、诗歌（单首40行以内）等。
- 水乡墨韵：为书画专栏，刊发有地方特色和水乡风情的书画作品。
- 阅见顺德：为著作专栏，推介和阐释顺德文艺家的专著与获奖作品。

二、投稿邮箱：sdwyfk_2025@163.com
（《清晖苑》为文艺作品公益展示及交流平台，所发作品无稿酬）

容桂盆景里的宇宙
(外一首)

曾令阳

那些被时光反复摩挲的枝干
以龙蛇之姿盘踞陶盆
根须在暗夜里舒展成河
将星辰与月光编织成网

每一片叶子都是微缩的岛屿
承载着风的指纹，雨的刻痕
年轮里蜷缩着容桂的晨昏
和匠人掌心的温度

当剪刀与刻刀相遇
疼痛化作艺术的涅槃
每一次修剪都是重生的邀约
让扭曲的命运
在方寸之间找到完美的弧度

在这里，时间被折叠成褶皱
百年的沧桑不过是一场静默的绽放
而我们，都在寻找
属于自己的那盒宇宙

那些看似束缚的边界
实则是自由的容器
当你俯身凝视
会看见无数个星辰
在叶脉间闪烁

容桂树生桥

三百年前的气根坠入流水
在光阴褶皱里，盘成古老的结
钢筋铁骨在此失色，柔软的坚持
竟把河涌织成可踏足的绸带

空心竹竿驮着泥土的梦
藤蔓在暗处秘密结盟
那些垂落的触须
是榕树写给大地的情书
以生命为墨，蜿蜒出跨越时空的桥

每道褶皱都藏着年轮的密语
叶与根的纠缠，解构了建筑的定义
当人类的技艺在岁月中斑驳
自然的笔触，正勾勒永恒的图腾

流水带走多少朽木与叹息
这株榕树仍在生长
以非桥之姿，成为路的隐喻
告诉世界：
最坚韧的跨越，是生命与生命彼此支撑